

琼瑶全集 51

还珠格格

花城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肖建国

琼瑶全集 51
还珠格格之一
阴错阳差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新华书店经销
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0.25 印张 3 插页 420,000 字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 册

ISBN 7—5360—2595—5/I·2220

(全套三册) 定价：35.0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从我出版第一部小说《窗外》到今天，已经足足过去了二十六年。有时，真不相信，四分之一个世纪，就在我的涂涂写写中悄然而逝。这二十六年，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风风雨雨，多少喜怒哀乐，我的“写作”，却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条主线。在我沮丧时，我会逃遁到写作里去，当我欢乐时，我会表现到写作里去，当我寂寞时，我用写作填补空虚，当我充实时，我又迫不及待要拾起笔来，写出我的感觉……因而，这漫长的二十六年，我虽然偶尔会蛰伏、会休息，却从不曾真正停止过写作。就这样，细细数来，从《窗外》开始，到《我的故事》为止，二十六年来，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书。

去年年初，因为开放大陆探亲，我有幸在离乡三十九年后，首次回大陆。到了北京，发现我的四十几部作品，被出版得乱七八糟。当时，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要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作品。返台后，又因为有好几部作品需要再版，我和鑫涛，就决定藉再版之便，重新整理我的作品，改换版本形式，统一编排，出版这套“琼瑶全集”。

因为时代已经不同，出版品也随著时代进步，现在的纸张、字体、编辑、版本形式……都远胜以往。再加上，我过去的作品，有的书太薄（如《月满西楼》），有的书太厚（如《幸运草》）。有的排版太密，有的又排得太松，有的字体太小，有的又太大。这一次，我们把所有的缺失更正，做完全的调整。作品内容，也有更改，例如，《六个梦》一书中，居然有七个故事，这是件挺荒谬的事，如今，抽出一个故事，还原成《六个梦》。又例如，《月满西楼》只是一部中篇，勉强成书，总觉分量不够，现在，加入另外几部中篇，重新结集。

在我这所有的作品中，最特别的是

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这部书严格说来，是一部我自己“残缺的自传”，有“童年”部分，缺掉了成长以后的过程。今年春天，我将此书重新写过，把我成长以后的部分补齐，改名为《我的故事》。这部书，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因而，四十四部书，经过整理后，变成四十三部。至于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中的散文部分，以后，可能会汇集我的其他散文，出版一部散文专辑。

当然，重新编撰一套全集，是件工程浩大的事，以往的书中，错字别字漏字都很多，借此机会，全部修正。这样浩大的工程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但，我们总算开始了这件工作。在重选封面，重选字体，重选版本形式……的时候，我虽忙碌，却也兴奋。过去的作品，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重新编撰，重新出版，也算我的一种“重生”吧！

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好，也从来不曾自满过。每次出书，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生怕自己的作品禁不起读者的考验，和时间的考验。现在，在“全

还珠格格

集”出版前夕，这种情怀，仍然强烈。总觉得自己渺小平凡，写出的每部书，也都是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尽管书中常有“轰轰烈烈”的感情，那也只是“平凡人”的感情。

且让我把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献给全天下平凡的，和不平凡的朋友们！

琼瑶写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
于台北可园

以上这篇“全集自序”写于一九八九年，今年已经是一九九七年了。转瞬间，八年的时光已成过去。在这八年间，写作仍然是我生活的“主题”。所以，上面所说的四十四本书，已经陆续增加到五十一本。我相信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还会继续写作。到底这部“全集”共有多少著作，可能不是现在能够预卜的。但愿，我的读者们喜爱我每一本新书，支持我继续努力，让这套全集，能够越来越茁壮。那就是我的希望，我的幸福，和我的快乐了。

琼瑶补记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四日

“还珠格格”出版前夕

于台北可园

还珠格格

第一部

阴错阳差

1

乾隆年间，北京。

紫薇带着丫头金琐，来到北京已经快一个月了。几乎每天每天，她们两个都会来到紫禁城前面，呆呆的凝视着那巍峨的皇宫。那高高的红墙，那紧闭的宫门，那禁卫森严的大门，那栉比鳞次的屋脊，那望不到底的深宫大院……把她们两个牢牢的，远远的隔开在宫门之外。皇宫，那是一个禁地，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那是个“可望而不可即”的梦想。紫薇站在宫门外，知道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她都无法进去。更不用说，她想要见的那个人了！

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。可是，她已经在母亲临终时，郑重的答应过她了！她已经结束了济南那个家，孤注一掷的来到北京了！但是，一切一切，仍然像母亲经常唱的那首歌：

“山也迢迢，水也迢迢，山水迢迢路遥遥！”

还珠格格

盼过昨宵，又盼今朝，盼来盼去魂也消。”

不行，一定要想办法。

紫薇这年才十八岁，如此年轻，使她的思想观念，都仍然天真。从小在母亲严密的保护和教育下长大，使她根本没有什么涉世的经验。丫头金琐，比她还小一岁，虽然忠心耿耿，也拿不出丝毫主张。紫薇的许多知识，是顾师傅教的，是从书本中学习来的。自从发现有一个衙门叫作“太常寺”，专门主管“礼部典制”的权责，她就认定只有透过“太常寺”，才能见到想见的人。于是，三番两次，她带着金琐去太常寺门口报到。奇怪的是，那个太常寺的主管梁大人，几乎根本不上衙门。她求见了许多次，就是见不到。

这天，听说梁大人的官轿，会经过银锭桥，她下了决心，要拦轿子！

街道熙来攘往，十分热闹。

紫薇带着金琐，站在路边张望。她的手里，紧紧的攥着一个长长的包袱。包袱里面，是她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两样东西。这两样东西，曾经把大明湖边的一个女子，变成终身的俘虏。

紫薇，带着一份难以压抑的哀愁，看着那行人来往穿梭的街道。心里模糊的想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和方向，只有她，却这么无助！

行人们走去走来，都会不自禁的深深看紫薇一眼。紫薇，她是相当美丽的。尽管打扮得很朴素，穿着素净的白衣白裙，脸上脂粉不施，头上，也没有钗环首饰。但是，那弯弯的眉毛，明亮的眼睛，和那吹弹得破的皮肤，那略带忧愁的双眸，在在都显示着她的高贵，和她那不凡的气质。再加上紧跟着她的金琐，也是明眸皓齿，亮丽可人。这对俏丽的主仆，杂在匆忙的人群中，依然十分醒目。

街道虽然热闹，却非常安详。

忽然间，这份热闹和安详被打破了。

一阵马蹄杂沓，马路上出现了一队马队，后面紧跟着手拿“肃静”“回避”字样的官兵。再后面是梁大人的官轿，再后面是两排整齐的卫队，用划一的步伐，紧追着轿子。一行人威风凛凛，嚣张的前进着。

马队赶着群众，官兵吆喝着。

“让开！让开！别挡着梁大人的路！”

紫薇神情一振，整个人都紧张起来，她匆匆的对金琐喊：

“金琐！我得把握机会！我出去拦轿子，你在这儿等我！”

紫薇一面说，一面从人群中飞奔而出。金琐急忙跟着冲出去。

“我跟你一起去！”

紫薇和金琐，就不顾那些官兵队伍，直奔到马路

还珠格格

正中，切断了官兵的行进，拦住轿子，双双跪下。紫薇手中，高举着那个长形的包袱。

“梁大人！小女子有重要的事要禀告大人，请大人下轿，安排时间，让小女子陈情……梁大人……梁大人……”

轿子受阻，被迫停下，官兵恶狠狠的一拥而上。

“什么人？居然敢拦梁大人的轿子？”

“把她拖下去！”

“滚开！滚开！有什么事，去衙门里说……”

官兵们七嘴八舌，对两个姑娘怒骂不已。

金琐忍不住就喊了出来：

“我们已经去过衙门好多次了，你们那个‘太常寺’根本就不办公，梁大人从早到晚不上衙门，我们到哪里去找人？”

一个官兵怒吼着说：

“我们梁大人明天要娶儿媳妇，忙得不得了，这一个月都不上衙门！”

紫薇一听，梁大人一个月都不上衙门，就沉不住气了，对着轿子情急的大喊：

“梁大人！如果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也不会拦住轿子，实在是求助无门，才会如此冒犯，请梁大人抽出一点点时间，听我禀告，看看我手里的东西……”

官兵们早已七手八脚的拉住紫薇和金琐，不由分说的往路边推去。

“难道梁大人只管自己儿子的婚事，不管百姓的死活吗？”紫薇伸长脖子喊。

“呼啦”一声，轿帘一掀，梁大人伸了一个头出来。

“那儿跑来的刁民，居然敢拦住本官的轿子，还口出狂言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”

紫薇见梁大人露面，就拚命挣扎着往回跑。

“梁大人！听了我的故事，你一定不会后悔的……请你给我一点点时间，只要一点点就好……”

“谁有时间听你们的故事？闲得无聊吗？”梁大人回头对官兵吼着：“别耽搁了！快打轿回府！”

梁大人退回轿子中，轿子迅速的抬了起来，大队队伍，立刻高喊着“回避”“肃静”向前继续前进。

紫薇和金琐被官兵一推，双双摔跌在路旁。

围观群众，急忙扶起二人。一个老者，摇头叹气的说：

“有什么冤情，拦轿子是没有用的，还是要找人引见才行！”

紫薇被摔得头昏脑胀，包袱也脱手飞去。金琐眼明手快，奔过去捡起包袱，扑掉灰尘，拿过来，帮紫薇紧紧的系在背上。一面气冲冲的说：

“这个梁大人是怎么回事？他儿子明天娶媳妇，他就可以一个月不上衙门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见着他呢？小姐，我们的盘缠已经快用完了，这样耗下去，

还珠格格

要怎么办啊？我看这个梁大人凶巴巴的，不大可靠，我们是不是另外找个大人来帮帮忙比较好？”

路边那个老者，又摇头叹气：

“天下的‘大人’都一个样，难啊！难啊！”

紫薇看着那消失的卫队和轿子，摸摸自己背上的包袱，不禁长长的叹了口气。片刻之后，她整整衣服，振作了一下，坚决的说：

“不要灰心，金琐。我一定可以想出办法来见这个梁大人的！见不着，再想别的门路！”说着，她忽然想到什么，眼睛一亮。“他家明天要办喜事，总不能把贺客往门外赶吧？是不是？”

“小姐，你是说……”

“准备一份贺礼，我们明天去梁府道贺！”

紫薇并不知道，她这一个决定，就决定了她的命运。因为，她会在这个婚礼上，认识另一个女子，她的名字叫作小燕子。

小燕子是北京城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人物。今年也是十八岁。

在紫薇拦轿子的这天晚上，小燕子穿着一身“夜行衣”，翻进一家人家的围墙。这家人第二天就要嫁女儿，正是要嫁进梁府。用小燕子的语言，她是去“走动走动”，看看有什么东西“可拿”！新娘子嫁妆

一定不少，又是嫁给梁府，不拿白不拿！她翻进围墙，开始一个一个窗子去张望。

她到了新娘子的窗外，听到一阵呜呜咽咽的饮泣声。舔破了窗纸，她向里面张望，不看还好，一看大惊失色，原来新娘子正爬在一张凳子上，脖子伸进了一个白绫圈圈，踢翻了椅子在上吊！她忘了会暴露行藏，也忘了自己的目的，想也没想，就一推窗子，穿窗而入，嘴里大叫：

“不好了！新娘子上吊了！”

梁府的婚礼非常热闹。

那天，紫薇穿了男装，化装成一个书生的样子，金锁是小厮。自从去年十月离开济南，她们一路上都是这样打扮的。虽然，她们自己也明白，两个人实在不太像男人，但是，除了女扮男装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女装未免太引人注目了。好在，一路上也没出什么状况，居然就这样走到了北京。

婚礼真是盛大非凡。她们两个，顺利的跟着成群的贺客们，进了梁府的大门。

吹吹打打，鼓乐喧天。新娘子被一顶华丽的大轿子抬进门。

紫薇忍耐着，好不容易，等到新娘凤冠霞帔的进了门，三跪九叩的拜过天地，扶进洞房去了。梁大人这才从“高堂”的位子走下来，和他那个趾高气昂的

儿子，眉开眼笑的应酬着宾客。紫薇心想，这个机会不能再放过了，就混在人群中，走向梁大人。

“梁大人……”紫薇扯了扯梁大人的衣袖。

“你是？……”梁大人莫名其妙的看看紫薇。

紫薇有所顾忌的看看闹哄哄的四周。

“我姓夏，名叫紫薇。有点事想麻烦梁大人。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”

“借一步说话？为什么？”

这时，梁大人的儿子兴匆匆的引着一名老者过来，将紫薇硬给挤了开去。

“爹，赵大人来了！”

梁大人惊喜，忙不迭迎上前去。

紫薇不死心的跟在梁大人身后，亦步亦趋。心里实在很急，说话也就不太客气：

“梁大人，该上衙门当差你不，到你家里跟你说话也这么困难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百姓的感觉吗？”

梁大人看着这个细皮白肉，粉妆玉琢的美少年，有些惊愕。

“你是那家的姑娘，打扮成这个模样？去去去，你到外面玩去！亲戚们的姑娘都在花厅里，你去找她们，别追在我后面，你没看到我在忙吗？”

“昨天才见过，你就不记得了吗？拦轿子的就是我，夏紫薇！”

“什么？你混进来要做什么……”梁大人大惊，这才真的注意起紫薇来。

谁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突发的状况，惊动了所有的宾客。

一个红色的影子，像箭一般直射而来，闯进大厅。大家一看，不禁惊叫，原来狂奔而来的竟是新娘子！她的凤冠已经卸下了，脸上，居然是清清爽爽，脂粉不施。她的背上，背着一个庞大的、用喜幛包着的包袱。在她的身后，成群的喜娘、丫头、家丁追着她跑，喜娘正尖声狂叫着：

“拦着她！她不是新娘子！她是一个女飞贼呀……”

那个“女飞贼”正是小燕子。她横冲直撞，一下子就冲了过来，竟然把梁大人撞倒在地。所有的宾客都惊呼出声。紫薇和金琐，也看呆了。这个局面实在太可笑了。新娘子穿着一身红，背着红色大包袱，在大厅里跳来跳去，一群人追在后面，就是接近不到她，看来，她还有一些身手。

梁大人从地上爬起来，被撞得七荤八素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喜娘气极败坏的跑着，追着小燕子喊：

“新娘子不见了呀！她不是程家小姐，是个小偷……快把她抓起来呀！”

满屋子的客人，发出各种惊叹的声音。